

十七号观影室

《宋飞正传》:

“没有主题”的都市交响曲

□ 苏 往



《宋飞正传》全家福

近来,为了纪念《宋飞正传》开播25周年,美国电视频道(TBS)精选了其中25集在晚间重播。这部始于1989年的情景喜剧在1998年收官,时间远在我国年轻一代大范围接触美剧之前,今天在大陆的受众也有限。然而,在美国本土,此剧屡屡位列史上“最佳剧集”榜单第一名,各项艾美奖拿到手软。

纸面上的荣誉按下不表,剧集里很多有趣的表达也广为流传,在俗语中保留下来,足见其影响力。例如,将“礼物”一词,与表达“再次”意思的前缀和意为“做某事之人”的后缀相连,造出一个新词“regifter”,指的是收到不喜欢的礼物后转手送人的人。再者,作为一部180集的长剧,全剧每一集在英文维基百科都有单独条目,仅此一项成就,没看到其他电视剧有过。

项成就,没看到其他电视剧有过。

四个人的欢乐单身派对

这样一部参与浇筑了当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剧集,却自称“没有主题”的确,《宋飞正传》不仅没主题,故事主线也非常松散。在1989年7月5日的试播集开头,宋飞对朋友乔治衬衫的“第二颗扣子”发表了一番不着边际的高论,在剧终时,四位主角银铛入狱,在铁窗下两人又将同样的对话重复了一遍。话说出口,两人都觉得有点耳熟。算是小玩了一把“环形结构”。

然而10年过去,还能回到原点吗?应有今昔之叹才是。答案是,在《宋飞正传》的时空里,这10年还真没发生什么事。宋飞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剧中没有一个人结婚生子,也没有其他固定角色打入他们的四人小圈子,所以此剧还有个中译名是“欢乐单身派对”。

剧集围绕居住在纽约上西区的单口相声艺人杰瑞·宋飞展开,与角色同名的演员,也是剧集的两位主创之一,等于在剧中饰演自己。宋飞的高中同学乔治出场时是个房产经纪人,第二季开始失业,直到第五季才找到工作,进入了纽约洋基队的管理层。宋飞的前女友伊莲在一家出版社当图书编辑,剧集开始前两个人已经分手,选择继续做朋友。宋飞的邻居克莱默总是处于半失业状态,经常踢开门,不请自来地到宋飞的公寓里找吃找喝。

美剧一年一季,有时候还更换编剧团

队,年头一长角色走形是常事了。而角色个性的第一杀手莫过于裹脚布一样没完没了的感情线。情景喜剧更是这种灾难的重灾区。主角之间的感情线是一把双刃剑,观众的注意力短时间内是被牢牢抓住了,但是情景喜剧不到剧终时,又不可能安排角色“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”,“在一起”只能意味着闹分手,下一个戏码八成是复合,或者玩起排列组合的配对游戏。而在分分合合之间,为了制造矛盾和爆点,人物个性的塑造就是随时可以牺牲的了。

《宋飞正传》一开始收视不佳,出品方NBC(全国广播公司)电视台一直希望宋飞和伊莲在剧中可以重修旧好。剧组顶住了压力,最大的妥协是在第二季的某一集中,两人约法三章,尝试发展一段不牵扯感情的关系,在这一集里他俩看起来是找到了门道,而这茬儿在第二季的最后几集里提都没提,下一季用一句台词“行不通”就揭过去了,干脆利落,毫不留恋。正因此,主角们的个性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全。

谁是《宋飞正传》第五人?

在10年里,最有可能改变四人小圈子格局的一步,来自乔治。如果他的未婚妻苏珊没有在第七季结束时被他害死的话,他在第八季就是已婚人士了。

第四季有一段戏中戏,NBC看上了宋飞的表演天赋,让他和乔治制作情景喜剧《杰瑞》的试播集。苏珊那时是NBC与他们接洽的工作人员。而她与这四人的相识,为自己带来了一连串厄运——她先是被克莱默吐了一身,她父亲的林间木屋被他自己送给乔治的古巴上等雪茄烧掉了,木屋的残骸仅余一只铁盒,盒里的信揭露了她父亲与名作家约翰·奥弗共度良宵的往事,随后她因为乔治丢了NBC的高薪工作,与乔治分手后改成喜欢女人了。而克莱默抢走她的女朋友,还不是四人组给她最糟的经历,第七季里她和乔治订婚,因为未婚夫天性吝啬,买了最便宜的劣质信封,她在亲手封婚礼请柬的时候中毒身亡。

买毒信封是偶然,苏珊被四人组“清除”是必然,因为她与众人格格不入。乔治面对她也总处于踌躇与矛盾中,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应该热爱“成功、美丽而智慧”的女性,另一方面他又真的不愿意和苏珊共度余生,第七季刚开始他们就订婚了,整整一季乔治都在默默地想办法反悔,直到最后“无心插柳”。

表面上,这是气场不和。而背后没有说出口,但实质上左右人物关系走向的力量,是种族差异。乔治的原型,也是另一位主创拉里·戴维和伊莲在现实中的原型都

是犹太人。为了让《宋飞正传》不显得“过于犹太”,剧中只有宋飞和他的父母是明面上的犹太人,但是乔治和伊莲同样是犹太人演的。克莱默则显然不是,他在剧中也相对地游离于其他三人之外。苏珊和她的家人则被设定为盎格鲁撒克逊裔(WASP),选角也严格遵从这一设定。

WASP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来的新教徒,代表美国上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。后来WASP指涉的范围有所扩大,但从来都不包括犹太人。WASP的刻板形象是排外、优越感爆棚、反犹太人的。有苏珊在的时候,她高贵冷淡的家庭与乔治之间总是不对盘。考虑到《宋飞正传》的“犹太”背景,才能真正理解剧本对这家人的大肆“迫害”。不同种族之间的微妙对峙,正是此剧笑点的一大来源。

正传》有一套独特的情节构造模式:在一集之中多线并进的情节总是能在结局时得以汇总,让主角们集体置身于难以脱身的窘境中,制造出脱缰野马一般癫狂的喜剧效果。

以宋飞本人最喜欢的《男友》一集为例。这是第三季后半程的一套上下集。宋飞和乔治是洋基棒球队的铁杆球迷,一天他们偶遇了宋飞的偶像、明星球员凯斯·赫南德兹——和宋飞一样也是与角色同名的真人饰演自己。没想到凯斯也喜欢宋飞的表演,两人一见如故。宋飞和凯斯相约一起出去时,凯斯看上了搭便车的伊莲,开始和后者约会;而克莱默和纽曼则愤愤然地想找凯斯说理,原来他们认为数年前一次球赛后和凯斯擦身而过时,对方向他俩吐了口水。



《宋飞正传》剧照

虽然苏珊差一点成了乔治的妻子,但是《宋飞正传》“第五人”更有力的竞争者可能是与宋飞同住一栋公寓楼的邮递员纽曼。虽然没有言明,纽曼应该也是犹太人。他是不被世人理解,时不时有自杀冲动的悲情诗人,也是满怀恶意、过街老鼠一样躲在阴暗角落里搞破坏的城市底层填充物。纽曼其人,奇妙地混合了这两种特质。

他是宋飞的“宿敌”,出于某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原由,一直看不惯宋飞,一出面就是背后捅刀子,且屡屡得手。他与宋飞见面时彼此憎恶的打招呼方式是剧中的一种仪式,十年不变,这也成了《宋飞正传》的标志之一。曾有交警当街拦下演纽曼的演员,就为了用剧中的方式对他来说一声“哈喽,纽曼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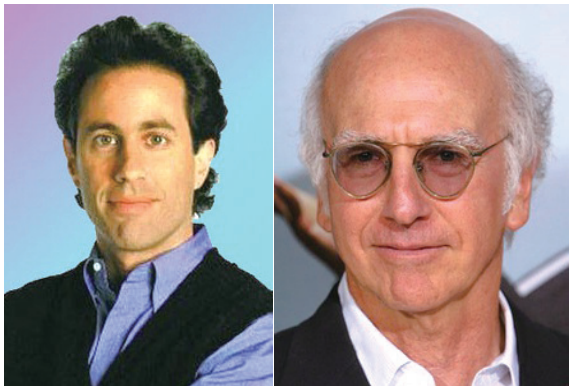
独特的情节构造模式

主线情节匮乏,怎样抓住观众?《宋飞

至此,围绕这个新出现的角色,有三条剧情线同时推进:友情、爱情与仇恨。第三条线戏仿了《刺杀肯尼迪》(1991年),几个人煞有介事地模拟还原现场,找出了掩埋了多年的真相——不过他们找到的不是枪手,而是躲在暗处偷偷吐口水的某人。戏仿的桥段,在剧中总有一种解构的快乐。

乔治在两集的时间里使出浑身解数,让发失业救济金的大妈放他一马,延长救济时间。无招可施时,发现凯斯也是大妈的偶像,飞奔回宋飞家搬救兵,却发现宋飞和伊莲各自与凯斯“分手”,而克莱默与凯斯前嫌尽释。

如此这般,所有的线索、所有角色的故事在最后3分钟交汇在一起。这套本事,一直被模仿,从未被超越。而这只是《宋飞正传》笑点的一个来源,除此之外,《宋飞正传》还有更多的看家本事可待发掘。



《宋飞正传》的两位主创杰瑞·宋飞和拉里·戴维

金基德:迈入人性迷宫的探索者

□ 吴 萍

“人性”的善恶之争,一直为人们所热衷。回溯人类的进步,我们惟能发现文化和科技的大跨越未能让“人性”产生多大的变异。也就是说,爱情、欲望、信仰及对生与死的思考等根本问题,一直贯穿于人类每一步进程中,并在每个人的内心一直涌动和冲突着。这让无数文学家和哲学家专注,他们试图理清构成人类心理冲动、价值趋向或成长环境等宿因。文字勾勒的人性构成图谱,侧重于调动人心的沉思,而电影导演则以流动的影像呈现,先与观者建立情感的互通,渐而在相互间的心理经验和情感认同上谋同,以此切入“人性”的深思。韩国的金基德便是这样的电影导演。

欠于家学,贫于师从,由潦倒的草根画家变身蜚声国际的名导,金基德凭的是天生异禀和对电影艺术的满腔挚诚。有人说小津安二郎平生只拍了一部名为“家庭”的电影,而金基德的十多部作品也带着强劲的金氏风格,始终于两性内部、个体孤独性以及生死悖论中阐发人性之种种。那种刻定偏锋和逼人绝顶的手法,让他的电影染上残忍、锋利和阴郁的气息。

小津的电影有浓重的东方格调,隐而不露里氤氲出的感伤与温暖,让人萦怀。金基德恰将此种调子扭向背面,故意戳开人生和现实的脓包,展露令人不忍直视的痛苦与败坏,让观者在一次次泪雨中抵达他异常强劲的悲悯。小津的电影仿佛小阴天,不晴不雨亦含晴含雨,一切暗淡与美好皆被纳入其中。金基德的电影则是疾风骤雨,痛苦不经中和与稀释,灌顶般迫近痛苦的边缘时才反弹出美好的身心体验。露出来,不掖不藏,金基德抓住人流中的边缘人,逼他们亮出各自的爱欲、孤独和丑陋的动物性。

获得第69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的《圣殇》,是深得我心的一部。电影讲述一个名叫刚作的无情单身男人,在每天上门讨债的工作中遇到一个自称母亲的女人后所发生的故事。金基德在《圣殇》中,处理人的孤独、“母子”情以及每个人活着的难度尤见复杂锋利。与导演出《楸山节考》的今村昌平仿佛,对“性”也选择直呈的方式,年轻的刚作清晨的自慰背后是独异的孤独,他对“母亲”的非礼只是求证母亲真假性

的手段,刚作的“性”只能是孤独,而非情欲。挖出无情刚作心里的“浓情”,让对痛苦无措的他直面真实而剧烈的痛苦,金基德点中了其“死穴”,隐约闪现出自己同样不甚快乐的童年。弃子之身最大的缺口是“缺少疼爱”,一旦“母爱”的横空降临,刚作的内心旋即被点燃。他对母爱的珍视远胜寻常子女的反哺,最终衍化成为一种神圣而失

他以阐述自我的电影《阿里郎》重出江湖。这部残酷的“自白书”中,他哭着重复唱动“阿里郎”,倾泻内心的孤闷和艰难。他纵谈韩国和国际电影,论成功与失败的意义,间而拎出身体里不同的“自己”,既陈述作为导演和普通人活着的难度,又对生存的终极意义发难,彻底呼应到“悲观者金基德”这一形象上。他坦陈拍《悲梦》时,悬



重的情感诉求。可以想见,那些幼年曾受过被冷落被漠视的滋味,在观影中反当这种屈辱的成年观众,何以不同情刚作,心疼地流泪呢?

敏感深察的金基德善于探入人心的深部,窥辨人与人不同的情感脉络。《弓》中花甲老汉与豆蔻少女的忘年恋,《撒玛利亚女孩》中的倚臂和浩蓉的小小姐妹情,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中小和尚与女孩的僧俗恋,都让人服膺金基德的慧眼独具。三种独特却真实的爱,金基德拍出了不同的肌理和层次。《弓》里,老人给少女洗浴,按摩的掌心浸润着怜爱与呵护,浩蓉在空荡的浴室里倚臂搓背,满蘸纯粹的疼惜。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中,僧子与少女的合欢伴有佛性和人性的双重美好,干净庄重。不同人物与关系,金基德驾驭来皆是四两拨千斤,这得归功于他的人情练达。

金基德电影中从未出现一个幸福者,而他在《悲梦》后也过了长达三年的自闭生活。2011年,

颈自尽的女演员差点假戏真做,让其留下心理阴影。他一生盛赞故事里的男女,那么勇敢,有着直面生死和爱的勇气。他又说,人不就是爱了不爱了,走近了又走远了。这一句,才是他电影中男女情爱的最终所指。三年的半野人独居生活,囚禁世界的同时,也囚禁自己的肉身和灵魂。这部电影中出现了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的最终一幕,金基德独自缚石攀山,既无处来亦不知归处,人生的苦难被植入这种疯狂而荒谬的行为。作为观者,也许会想起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之始,被拴着石头的小鱼、小青蛙和小蛇,谁能在施虐者与施虐者的摇摆中认出哪一个是自己。

如果说小津的电影人物不擅多言,金基德电影则视“语言”为惰性。《空房间》《弓》《坏小子》《漂流欲室》或引来嘘声的《莫比乌斯》中,人物对话几乎全被减少到“聊胜于无”。避用语言,金基德只让人记得落地的影子和失措



金基德

的眼神,他的“语言”被挤到人物的肢体和内心。令人信服的是,他的选角似乎从不失败,每个演员都能契合角色本身,以到独特的方式作出内心独白。

提及金基德,很多人不能接受电影中的暴力、血腥以及赤裸裸的性表达。然而我却能从他的许多神经质角色中发现难得的真纯,渴求与爱欲被一次次提炼。他的电影摄人人生的难度、生死、情欲等人性上的根子问题,风格又是现代的。然而,他的画面表达和精神传达不全然弃传统于不顾。故其电影中有日本的大岛渚,有中国的传统神韵,亦有西方的原罪哲学。除鲜血和利刃引起的心理不适外,我最赞他在人性的深度剖划中牵出缕缕温柔。

金基德曾对记者说韩国最好的导演是李沧东。私以为“信仰”是他们的共同关注,李的《诗》和《密阳》,都花大篇幅聚焦“基督教”,重在掀开每个罪人自赎之路上的遇到的风暴和彩虹。而金基德则高格些,《圣殇》首尾仅两次出现“信耶稣得永生”的细节提示,昭示出电影里的每个人都是罪人,也都是耶稣的孩子。其实,金基德的烈性中亦裹着佛家的信念。《弓》中印着观音菩萨的挂历,《悲梦》中的大雄宝殿、风雨侵蚀后的木门上的佛仙之境,或是《莫比乌斯》中割掉阳具的刀藏在佛头下,男人朝着手电打向佛头跪祈,金

基德在问:佛能帮你洗掉罪孽?应该说,金基德的诗意比李沧东厚重凌厉很多,眼界更见宽阔,性、暴力、爱、道德和人伦等人性的核心阐释中,他的镜头感异常丰富,有时凶猛过海啸,有时温柔过春溪。

李沧东选尹静姬演绎《诗》,恰如金基德选韩业云出演《弓》和《撒玛利亚女孩》,选朴智娥加入《呼吸》《悲梦》和《海岸线》。韩业云的阴媚娇憨,角色几乎贴合到了非其莫许的地步。朴智娥的“疯癫”亦让人铭心。《呼吸》中,她活在自己的世界中,从舒展到绽放,直至获取顷刻里假象的爱与自由。她独自来到牢中,在独唱独舞中走过“春夏秋冬”,在自己的小宇宙中自说自话。但是,她让观众看到她正在爱。《海岸线》中,她入化的疯状演绎,勾人想起《冬冬的假期》和《城南旧事》中的疯女人,然而她不静默,穿着花裙子站在海边和草丛中,像一只翩翩的蝴蝶。疯狂与美丽、病态和真挚,深深地嵌入她的身体里。

据说,《圣殇》当年在国外首映时曾有一票难求的盛况,足见金基德为欧洲观众宠爱到什么程度。可是因为镜头偏向暴力与残忍,他并不为太多的国内观众所接纳。待我悉数看完他的十多部电影后,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“金基德控”,这些电影渐渐将他推至这个形象:一个迈入人性迷宫的探索者。